

這是一篇新的提案，它包含徵收各階層人士（即如地主商人等）參加建設經濟建設的新意義，很值得注意。我先把它的内容略誌在這裏：

理由：一、邊區受國民黨的經濟摧殘，為了自力更生，幾年來雖大發展了工業，但尚未達到全面自給。二、各地可利用之資源極多，如陶土（子洲馬家灣天然陶土有五百多畝），羊毛、棉花、麗繩、綢緞、藍靛等尚未全部利用。三、開明地主均有出賣土地，投資工業之走向，部份商人，亦感到游無法利用。四、應酌量分置地少人多，勞動者甚多。

便，投資工廠，不計算在內的總收入內，至微公關，純生產工廠？至徵實業稅等等？

大清早，高議長又把會議員們召集在那間小房裏，集議創作，起草提案，推定馬濟川先生來執筆，高議長親上炕去，他一面叫著：『都上來，先把節約的提案寫出來，』大家說吧，怎麼個寫法。

馬濟川先生盤腿坐在炕上的小桌旁邊，聽大家提出恰當的句子來。

「要具備分開來寫，」高議長懇懇地說，「應酌量的分置地少人多，勞動者甚多，不要輕信的取捨，」

五先生站在煙消邊接洽說：「今年秋天山子縣已有八處小學轉為民辦，在天子縣道與馬嶺、天子三個鎮的經驗也可作為各地的參考。馬嶺、子兩區轉為民辦的小學共有五處，還有學生二十至三十人，但轉變中地方政府只採取了消極態度，單純把辦學的責任一手推給家長，而沒有進行適當的組織領導，學生家長把娃帶回家已變上成立民小，但學生組成以後，便再沒有人提出建立民小的事，以致最近四五處小學減少校級僅行七八個學期，教育經費除七個學期外，但河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用群四廳六的文體，很快就把節約案，寫成了。馬濟川先生唸了一遍，大家連聲讚許。

接着，另一個提案，也提了出來。

「本報由于前次赴縣採訪，今秋天山子縣已有八處小學轉為民辦，在天子縣道與馬嶺、天子三個鎮的經驗也可作為各地的參考。馬嶺、子兩區轉為民辦的小學共有五處，還有學生二十至三十人，但轉變中地方政府只採取了消極態度，單純把辦學的責任一手推給家長，而沒有進行適當的組織領導，學生家長把娃帶回家已變上成立民小，但學生組成以後，便再沒有人提出建立民小的事，以致最近四五處小學減少校級僅行七八個學期，教育經費除七個學期外，但河

「新華社晉西北九日電」敵佔區來人談：此次「掃風」與縣苛酷的敵人，返回武家驛縣後，得了接續抽風的疾病，對於游源敵人絕口不言，但據楊河決渡的消息，是敵人進入根據地時，到處逼地逼操作，開始是「進匪爬牆頭，行軍走地裏」，但後來在地裏也逼上地窖，敵人便想出「保險袋」的辦法，把游民多，水風河洩做「路」在水裏滾來滾去，時常吹來多刺，水冷得骨是「保險」的作法，也不難察見。

**懼我地雷涉水太多
寧寧敵得抽風症**

【本報訊】清調折家坪區二次在積極份子推動下，秋收後已集糧粗七十五石四斗，倒入義倉。該鄉共二八一戶，集穀時以自願為主，多的多出，少的少出，第的不出，全鄉交義糧的共達二五〇戶，成立義糧保管委員會，選勞英莊白德為主任，馬金為副主任，每村派加委員一人，現正由大家動手整理義倉密及編製賬目手續。該會決定每年六月開會一次，如遇特殊情形得臨時召開。不過戰情形得臨時召開。不過戰情不得顯用義糧，如遇天災人禍，發展生產所借之借貸，及婚喪喜慶遺孀孤等事宜，得由保管委員會討論決定，但借貸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。該委員會起見，特計劃如下：（一）今年集中的七十五石四斗粗糧，以短期（三個月）借貸放出，到期可多可放四期，即可得出利一二〇元。（二）明年承領備荒互助五萬，及聯產之目的。

全鄉共種二十四畝，每畝收四十斤淨花計，可收九六〇斤，折合粗糧一二〇石；（三）明年冬兩項年可集中四〇〇石，如明年不避乾荒，則後年上半年還完年也波補償了。現清調政府已將此典農材料學習該會辦法，以達到備戰備荒互助五萬，及聯產之目的。

